

品茶·品人

在新加坡与东耀相识，应该是一种缘分，而这缘分又与品茶有关。我虽不甚懂茶，但是喜欢和朋友们一起“品茶论道”，而懂茶的东耀则常常为我们创造这种机会，所以才有了我们的“茶聚”。

此次应东耀之邀为其新书《南洋茶人觉茶》作序，深感惶恐。一般为他人作序者皆为方家名流，似我一普通媒体人士为他人作序，尤其是为一本准专业书籍作序，还是有些心理障碍。虽然从事媒体工作多年，写下的文章也不计其数，但是为他人写序却是头一遭。毕竟我与东耀只是茶友，毕竟我与茶的缘分尚不足以令我对茶做出一二点评，所以权且算是交流，也算是我与东耀喝茶品茗之间的体会。

中国是茶叶的故乡，饮茶文化起源于上古时期，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。据说唐朝时饮茶注重艺术，宋朝饮茶注重意境，而明清饮茶则注重修身，但是这种文化传承到今天，更多的人则把饮茶当作是一种娱乐的媒介。如今的许多茶楼，都变成了棋牌室，人们边饮茶边玩牌，倒也自得其乐。与东耀一起品茶，不是太注重环境，关键是得选对一帮子朋友。不管你是何方神圣，不管你是否懂茶，但起码你得喜欢茶，你得尊重茶，你得喜欢众人品茗的氛围和乐趣。每次东耀召集大家品茶，都不是在特定的场合或者环境，可以是在茶馆，可以是在东耀的办公室，也可以是在他的家里。用东耀的话说，那叫做“虽是陋室”，但“茶趣盎然”。东耀经常说，



自己其实对茶是抱有感激之情的，因为喝茶让他结交了很多的朋友，而能够静下心来细细品茶的人，一般来说人品也都很好，正所谓人品如茶品。另外，因为喝茶，也培养了他对茶具的爱好，并由此开始搜集各种古瓷器，并最终成为业内的行家。

东耀是地道的北方人，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但是东耀对茶的痴迷，却更像是一个地道的南方人，一个来自茶乡的茶人。他说自己最早接触茶叶是在中国南方读书的时候，那里的人们主要是喝绿茶，后来听说杭州的西湖龙井是绿茶中的极品，他就利用假期到杭州去玩儿，并特意跑到虎跑公园去喝茶。当时整个茶社只有两个人，除了东耀以外，还有一个来自北京的画家。每每说到此，东耀都十分地感慨，因为当时他喝的那一壶茶耗去了他在学校几个月的生活费，而那时候肯一下子掏出这么多钱去品一壶茶的人，恐怕没有几个。但是，从此东耀就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龙井茶，以及好茶和普通茶的区别。“莫道清茶不是酒，情到浓时也醉人”，说起当年喝茶的感觉，东耀的思绪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西湖边，又回到了那个虎跑茶社，口中仿佛又泛起西湖龙井茶淡淡的清香，一副神情迷离的样子。也许就是当时这一壶对东耀来说价格不菲的龙井茶，使得东耀从此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开始关注各种茶叶，研究各种茶叶，也喜爱上了各种与茶有关的茶具，也才有了今天的这本茶书。我问东耀，你书里写到的这些茶是否都喝过，他回答的相当肯定，不仅喝过，而且还必须有感觉才行。

东耀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与朋友们一起品茶，尤其是每当他又找到了一款新的茶叶，或者是刚刚拿到新茶的时候。每逢喝茶他总

爱说的一句话就是，端起的不是茶杯是文物，汲取的不是茶汤是文化，获得的不是感觉是健康。这或许也是他多年来喝茶、品茶、研究茶得出的体会吧。正如角山荣在《茶的世界史》中说的那样，“最初西方人对于茶，是怀着一种崇敬东方文化的心情去接受它的。所以对茶的宣传绝非只作为简单的饮料，而是要融入几千年的饮茶文化、生活艺术甚至崇高的道德规范，让不同文化的人群通过喝茶联系在一起，既能喝到茶也健了身还自然而然地进行不同文化的交流”。而中唐时期江南高僧皎然在《饮茶歌·道崔石使君》这首诗中写到的“一饮涤昏寐，情思朗爽漫天地；再饮清我神，忽如飞雨洒轻尘；三饮便得道，何须苦心破烦恼”诗句，更是把喝茶的三个境界挥洒得淋漓尽致，给人一种完美的精神享受。

东耀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，他大学学的是理工科，专业是电子自动化。到了新加坡以后，他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日语、英语和法律，后来因为公司打官司的需要，他又开始学习知识产权。适逢北京大学知识产权专业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招收研究生，他就报名应考，没想到被两个学校都录取了。两门专业都是自己喜欢的，放弃任何一个都不舍得，于是东耀决定两个学校一起读。他舍家撇业，一个人远赴北京，在北大和人大之间来回奔波。苦读两年，终于把两个硕士文凭都拿到手。最近又听说他通过了人大的博士生面试，即将再次征程北京去完成那为期三年的博士课程学习。我在此祝福他！祝愿东耀早日完成学业、功成名就！也期盼着他早日归来再续“茶缘”，品茗畅谈！

陶杰

《经济日报》新加坡记者站首席记者
 2013年8月30日于狮城